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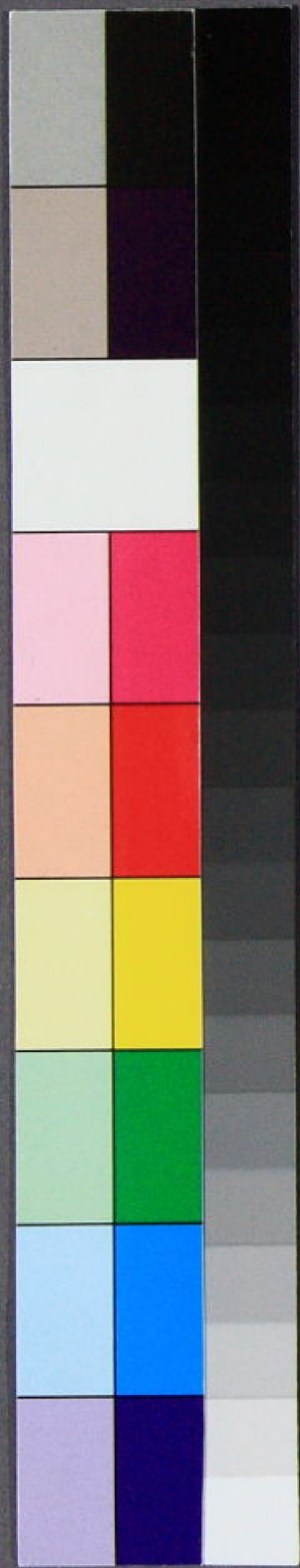
懼菴集 五

哀辭
碑銘
墓碣銘
墓誌銘
行狀

行錄
附錄

五

16
2334
5止



和
2334
卷5-5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哀辭

李敬五憲教哀辭

歲在白蛇孟秋李君敬五甫復于寢越三月季秋將歸窀地上友李性安聞而悼之迺曰八十而黃髮者尚可作哀人語乎吾今歸期無朝暮方自哀之不暇而暇爲人哀耶雖然敬五之歸性安尚陽界烏可無一言也嗚呼世之叔季斯人豈易得乎君以大賢之裔生長詩禮庭其濡染平日耳目者出尋常萬萬宜乎儒雅之味介潔之行見稱於一隊儕友而若余之

所竊取者不與衆同蓋其慈良真性見於對人接物之際絕無畦畛城府之設且於言議剖判處割截兩段少無脂韋繞指態其視浮世粉飾外貌爲模稜之輩相去豈不遠哉嗚呼君少從事于公車業不利遂不屑屑焉仍逍遙古社嘯詠以自遨壽既過稀齡以終亦有丈夫子二人可以克家而傳業如君可謂隨分自適生順死安者也夫何憾乎但自此東都無處士古家失長德是可悲已不佞於君間一甲遲暮情契便同同隊每於玉院之路必枉顧於雀羅窮巷慰此殘齡孤寂之懷者屢屢今其已矣兀然金狄孤寄

於世當作何如懷也噫噫後來者先逝先十載而來者支離于世逆旅歸期之遲速何若是無常也雖然同歸知不遠先後又何論聞君之歸聊以寂寥數語抒此悲悃君其知之乎

崔穉玉琇哀辭

嗚呼吾又穉玉之哀辭乎前吾於穉玉家辭以哀之者凡幾遭哀其先大人處士公矣哀其仲房持憲君矣哀其堂姪上舍君矣蓋以情之厚契之深故哀而又哀之不止一再而已今於君之歸也庸可無一語乎雖黃髮濱死之年不容已也嗚呼穉玉實藍田之

寶也其明秀之姿雅潔之行兼之以文采之燁然與仲房君偃作一庭雙珠樹期之以他日明堂琬琰之美者夙矣畢竟蓮桂之發只在棣華第二枝而亦未免中途摧折獨餘第一長枝虛老於風霜剝落之後終然埋沒於黃壤中其亦命矣夫命矣夫不佞與君差有長少之異而僂託忘年之契自余廢蟄以來不相晤已有年每想龍院團圓之遊僂同蝌蚪時事有時乎發於夢寐間兀然金狄孤寄人世每見後來者先逝逆旅歸期之無定有如是夫昔韓昌黎有哭人家三世之悲今吾於君之家乃有哭三世四喪之悲

辭以又哀之其視昔人之悲又何如也 國有制不可以韻語只以荒蕪若干辭以助斥慢之謳嗚呼悲夫

成汝有鼎寶哀辭

夏城成碩士汝有卽吾忘年友也今疆圉孟春有邂逅疾臯于寢是歲二月日將大歸其孤胤以僕有宿契告以期噫斯人也其至於斯而歸于土也耶顧誅周道也宜有辭第八莖垂死者哀人死不其癡乎雖然情地旣自別當千古設庸可無一語乎始余相識以君甥館之在於近君以敬長之禮有行輒見訪繼

以仲胤託於我使之逐臭者有年以是相知之深於人蓋君以端雅之姿重之以文詞其居家日覽聖賢書不怠處宗族鄉黨咸得其宜求之今世實不易得此吾許之以心喜爲之交者也嘗謂之人也必享耆耄壽書劍功名會有時矣豈意遽沒沒作松下塵耶嗟夫君近年僑居在吾州西僻處蹤跡旣罕出吾亦疾廢杜門未接芟宇者已三四載而終成幽明別是豈非無窮之恨歟如君抑何憾乎五十不爲夭而君之年五十又加九有丈夫子三人俱可以克家吾知君積德之報其將在於此矣噫噫死生之理錯矣吾

以甚老之人乃哭未甚老之人哀誅誠有所不欲而亦有所不忍終默者強以數語遠寄泉臺靈其知也耶嗚呼唏矣

孫士言哀辭

吾友孫兄乃遠之孫名鍾綸字士言罹內艱在心制未闋邂逅感時氣以今仲夏之月日遽寃逝得年才二十一上有重侍親內有青年孤孀于歸塵一歲甚可悲也余與乃遠情契厚聞其悲憾甚躬往慰唁之乃遠輒臆塞者久之仍向余而言曰脩短命也命吾無如之何但失吾有志之好孫兒吾之悲非獨慈情

以也余曰吾亦因年少輩知此郎有交遊之譽而詳
悉則未也况居家之行莫如父祖之知子雖不欲言
幸爲我強之乃遠迺垂淚而言曰此兒自齠時已不
好弄平居罕出與羣兒遊及稍長昏曉定省先於吾
夫妻所次及於其父母每日而然其遭母喪也居喪
之節必欲自盡如古禮雖其才性之稟無別於人勤
篤則有之且其素志有不屑於科名日所沉潛而觀
之者在心經近思等書雖以父祖之意姑從事舉業
而似無畢竟奔競之志吾每心語口以爲此兒之光
吾門或在科名之外也乃今爲造物者所奪去是其

痛矣夫渠今已矣何爲而但渠之志行未及爲鄉黨
之所知而沒沒歸土中者尤可憾矣子其母惜數語
以洩此老之悲且爲異日一塊肉成立之後知其父
作何如狀也余聞而驚歎曰嗟呼此郎之夭也不但
爲君家之不幸乃一鄉士友之所共惜也獨怪夫如
君積德之家錫之以豈弟之胤而使之不壽何意也
吾知氣之鍾清秀者類多不久於世蘭摧之先於蓬
蒿玉碎之先於瓦礫皆是也其於人也顏氏之天子
安之短自古多如是其於天不定何哀死之語雖微
君之囑吾固有意焉况君有言其可辭遂係之以誅

誄曰

士言乎士言乎吾無間於乃祖之言何稟之異而命之齋恨吾無羽翼不能升彼天訟爾之冤

李來仲復震哀辭

秀士月城李君卽故防意齋之孫也君天姿端潔素性真實重之以乃家餘訓平時處已接物一以誠信絕無浮世邊幅態所以遠近諸宗莫不得其歡心而儕友之知君者皆曰防意公有孫不幸今年中秋後二夕邁曾膈症遽不救年四十九只有一子傳家人皆惜其年且憐嗣續之單予焉自余結通家之誼得

君御家雍睦之道悌長周旋之節尤詳令人愛好之無已惜也短命悲夫抑余今哭君之悲有增一慟者蓋君之先人有終鮮之歎與我同及修潘楊之好便作異姓兄弟彼此相得之樂兩忘其單予庶幾爲暮境依倚之地夫何未多年君之先人奄作泉下人使我白首依舊孤踽於吾固已矣又以吾兒單予之身得君相依之樂不啻如吾之於君之先人而君又至於斯吾未知造物者何心使吾兩家兩世單予旣與之通家而終未遂相依相庇之好曷勝於悒聞君卽遠之期自不禁悲悼之懷略以寂寥數語做古人哀

死之意辭曰

君之命莫言短壽於顏子君之嗣莫言獨裕於鄧氏
自古司命之不齊吾於君獨何傷固知未定之天將
有復定之時仁者之後必昌

鄭極之七休哀辭

龜尾山下故鄭上舍文希甫卽吾知心之友而作諉
已有年其庭下有典刑者三人而極之其季也極之
與伯仲氏早聞詩禮訓重之以琢磨之功金昆玉友
輝暎一家將繼家聲而大之者柰之何君之仲氏先
逝於數年前君又從而逝得年纔三十而餘上有七

耄慈在堂使白首老兄孑然孤立於庭君之死甚可
哀也噫之其哀之甚者辭以悲之親知之誼固然而
昔君仲氏之歸吾無一言者非情之愬不忍爲少者
而提之故也今又以是而終默則於君家之憾無已
無情之甚者乎將追叙萬一之悲日君伯氏以書來
槩言此弟天姿淳雅自幼不好弄承志無違則敬親
之至也有過必諫則敬兄之篤也鄙悖說話不出於
口閑漫出入因忌疾而必禁且其志尚不苟於心經
近思等書常常披玩手抄溪集若干篇以爲觀省之
資先儒理氣說亦嘗傍搜必質於先進以至餘事詞

章亦足爲今世舉業士庶有日後成就之望而今焉
已矣但此弟平日於執事最尊慕之安得吾執事數
行文以待一塊肉成長之後使知渠父影響之何如
也擎讀訖余蹶然而歎曰今世亦有如許有志之士
也仍念疇昔因極之友執得聞其居家之行爲學之
篤甚詳且極之歷訪時其雅飭之態不掩於周旋間
暫時言語便及於俗學之外者宛如昨噫吾之目於
相對者旣如是耳於交遊者又如是知其子弟者莫
如父兄而乃兄之言又如是詳悉信乎極之不易得
之美士而不幸短命悲夫竊怪夫以其先大人潑仁

厚德有好箇有文行之兒而終不食其報身後未久
又先後而夭折彼造物者果何心也雖然自古多有
之子淵伯豐之賢焉而亦不得免焉則其如天不定
何哉噫

金尚浩哀辭

歲壬戌秋余獨坐茅堂忽有青衣白玉童來拜于前
余異而問之曰汝是何童答曰居烏川姓金名文又
問緣何而來更斂容納拜而言曰小子年今十四竊
有向學志聞座下善誨人敢請教而來余曰汝誤聽
是必人有欺汝者且汝有親命乎答曰實小子之志

而告于親先來謁仍畱不肯去再明有矐貌老人至
卽其親也叙畢作而言曰年幾五十始得此兒舐犢
之情老牛固然而愛之不可無教第僻鄉無明師可
導是爲憂見渠意必欲遊丈人門告我先來所以跟
而至請遂其志辭不獲遂許之自是贏糧而來寢食
于家雪屋冷突淡水麁蔬與我共其苦者首尾四五
載觀其事長敬謹之道居常進退之節便同長成人
且其記誦敏捷前後得句讀於此老者通經史殆五
六十卷述作亦頗可觀余以爲金氏老有子他日克
其家而振其衰者非他必此兒也纔勝冠有年邁心

腹疾沉吟牀席殆一暮其未劇也以尋醫之行歷訪
見其神色大奪非復昔日狀余大以爲慮然竊謂此
兒必不虛生於其家且其親救療之誠可獲陰佑向
後不累月竟聞不起之報痛矣痛矣吾不暇爾死之
悲而爾親之生是悲也夫以七耄老夫妻嗣續無他
兒惟汝晚得之一身而且其前頭之望不少者遽然
棄之而逝乃有戴星奔歸之新婦日夜叫號于前哀
爾非木石爾親者其何以爲生如我四五載寢食之
與同居處之與共義以爲師生情無間骨肉者慟惜
之非不至矣言念爾親之悲有不足言矣雖然自汝

之天每當中堂間寂之時如聞汝應對于前羣童誦
讀之際如見汝參錯於間而畢竟無所聞而無所見
則是豈衰老者所可堪耶聊以寂寥數語侑緇以洩
吾之息且以慰爾親之悲也辭曰

天其果有常乎胡奪此兒之斯適其始與此兒於其
家若將有意者然吾未知與之何意而又奪之何意
必欲奪之於其後曷若其始之不與夫既與之而復
奪使其親憾而婦啼鄉隣為之嗟惜天乎天乎胡忍
乎此吾知彼天之無常自古昔而如是苗不秀秀不
實非爾之獨又何必於汝而長嘻天吾不復詰吾不

能無憾於汝吾初不識汝之面何狀汝之名為誰聞
然蹤跡之不逮吾可無今日之涕汝之遊於何不可
於何不宜必於吾庭而不之歸此吾痛之深汝可無
恨於吾之辭惟此杜巷之茅堂汝所喜遊於平日魂
方歸來入我夢方彷彿

族弟仁叟哀辭

仁叟乎仁叟乎君何忍作今日行也君痛嚴庭之不
逮事事慈堂以孝平日定省之極其誠溫清之盡其
道雖出一步地輒不怠親無貽朝門暮閭之望今於
慈堂棄世之後魂魄尚在堂又無他兄弟過中祥僅

一望翩然而逝今將作大歸之人仁叟乎何其生事
之至孝而死事之不以孝也嗚呼噫嘻夫以伯魚子
淵之孝猶不免一死於親在之日彼其愛親孝親之
誠豈不至哉其於脩短之在天何吾於彼蒼不能無
憾焉遂作問天詞以哀之詞曰

蒼天乎蒼天乎孝是爲仁之本而百行之源苟有能
篤於孝者端宜錫福而完全歷觀今古之孝子何多
壽命之不長乃以伯魚子淵之孝終然天闕而先亾
今也仁叟之孝於親亦吾鄉隣之所歎服慈堂之重
制未闕居然奪去之斯速夫孰謂彼蒼之昭鑑仁者

壽而善者福吾欲駕長風而往訴天不語而漠漠

族妹權孺人哀辭

吾族從妹在襁褓時喪怙恃見鞠於伯父上舍公膝
下上舍公以孔懷至情鍾愛此孤女僂同己出比長
凡閨壺百行無媿內則訓上舍公尤奇之爲之擇佳
婿適于丹陽權度轍甫旣嫁踰年果以婦道聞以上
舍公之在病席爲來觀之及期未果歸遇疾竟不起
一塊肉望後嗣者亦隨而化吁甚可悲也吾與是妹
之先大人親爲族叔姪而情無間一堂哭之今三十
載尚有存歿之恨而有時對是妹如見其先大人儀

范乃今奄忽焉吾之悲是妹非獨為渠悲而已也竊
怪夫以其先大人深仁雅行既不能有年身後一女
息又夭折而寂寥焉是何司命也是妹冤逝之後上
舍公痛亾弟一虺永絕今於緇歸夫家之夕白首摧
號有不忍堪見者為哀詞若干語以洩化者之哀兼
以寬上舍公悲哀之思云

哀哀彼妹阿方何賦命之蹇屯幼既不省其怙恃方
亦終鮮乎弟昆賴有伯父之止慈方愛之若乎已子
掬鵠原之餘淚方痛血屬之只此慙慙鞠育之憫斯
方靡不用乎其極及中門之不出方藹閨壺之徽則

不待姆教之婉婉方自性行之端淑琢瓊琚而製佩
方結蘭茝而為帶擇佳婿于丹山方指百年而成誓
詠于歸於福門方侍重闈之具慶積孤露之至痛方
欣有地於省定願竭力而殫誠方執婦道而昕夕尚
一念之耿結方在猶父之牀褥薄言歸而侍湯方未
便設於庭下迄數載而強留方待仲春方將旋駕喜
蚌珠之新得方期抱謁方尊章嗟造物之多猜方柰
二豎之先嬰閱數旬而蒼黃方奄一縷之遂絕及斂
殯之纔訖方又塊肉之旋失孰謂乃爺之仁厚方竟
一虺之無傳惜爾誠孝之莫展方遽埋沒於青年摻

天道而茫茫方欲上訟而無緣白首病席之叫號方
增失明於伯父女既嫁而遠親方葬于此其非所送
爾櫬而言歸方時亦維其春暮處處方青山愁子規
方前路丹旌漸近於松川方那忍鶴髮之迎號遙知
冥途之冤淚方化海天之靈雨吾嘗聞達者言方人
固有此一死無論丈夫暨女子方俱是逆旅之歸寄
一場脩短與悲歡方又奚足屑屑於曾臆况司命之
不齊方世間冤死方非爾之獨瞻北邙之壘壘方幾
多未筭之殤魄幸爾廟見而成人方有杖替之夫子
數載伉儷之情重方護爾歸方故山之蒿里碧水方

丹丘魂不孤方有託招招方靈魂歸歟歸歟方無憾
憾

碑銘

巡察使金公魯應碑銘并序為慈仁縣作

上之十三年癸酉巡察使金公魯應按節嶺下為政
數載惠澤浹一道時則我慈縣民尤歌頌之載路實
以架山糴痼弊之創革是舉也本縣倅柳戾濊亦與
有力焉相公還朝後縣民歌頌之不足刻而傳之
後銘曰

繫我慈縣十室之宥有弊斯劇架山之糴原茲倉糴

鎮邑分劃分劃有七蠲免者六獨我一縣偏苦其役
輸納夥數道里近百期值嚴冬風饕雪虐踰險涉滾
人顛歎踣叫囂閭境愁歎葺屋天惠賢伯殿茲南服
殘縣民隱先施矜惻繡衣協議墨綬效力越境舊糴
便近遞易游刃恢恢闊狹裁適倉糴無損邑弊有革
如溺斯援如熱之濯從茲僻縣永遂耕鑿其可或忘
相公之澤百世不磨視此片石

御史金公學淳碑銘并序

聖上卽阼之十三年金公學淳衣繡南下採訪謠俗
禁察非法仍舉縣邑宿弊之爲民疾者釐正之卽我

慈縣糴弊之革是已蓋慈實小縣原糴數萬外有所
謂架山糴者其始分劃七邑而均其役及歲久而弊
滋隣邑皆蠲免獨本邑偏苦至于今槩邑之於倉道
里近百旣越他境嶺踰三大川涉者亦如之且其輸
納之期每值風饕而雪虐人畜之中途顛仆者比比
斯其爲一縣之瘼而莫之醫何幸 天借我御史與
巡相公商確而聞于 朝易之以便近俾免縣之糴
於是乎民有疾苦之祛公無積峙之虧苟非公恤民
之汲與夫爲國保障之得其道其何能是公歸後四
載縣民追思之不已咸一辭曰可以碑遂碑之銘曰

蜀百里糴梳一懸瘼如傷之澤公山崇崇琴湖洋洋
永世難忘

墓碣銘

通德郎徐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聖喆字仲協達城人鼻祖開高麗郎將六傳而
至判典客寺事諱益進生戶曹典書諱義是生諱彌
性卽達川府院君生諱居廣縣監生諱彭呂奉事始
居永川郡生諱倣以從父兄參判久之子參奉崙爲
後於公爲九代祖也高祖諱行矩成均生員曾祖諱
復來祖諱至垣考諱愈晉妣羽溪李氏佐郎鎮周女

英廟戊申七月二十二日生公公稟氣厚重儀觀
甚偉曾懷坦蕩以至言議正而直事親盡誠友于亦
篤親族喪葬之窮乏者盡心營救人稱其義早事公
車不利晚卜山齋以寓孺慕平居好友益屣履盈門
其聲望爲一時儕流所推重卒于 正廟庚申十二
月二十六日壽七十三葬于梨洞甲坐原配恭人夏
城成氏文科郡守憲祖女癸卯生丙子正月十六日
卒有一女墓在公兆之越右岡壬坐原繼配安東權
氏處士達規女丙辰生癸巳十二月十一日卒有一
男一女葬于公兆之越左岡亥坐原男致淳孫相憲

曾孫光錄致淳以樹仁忝公知舊之列請一語以文
之有不敢辭銘曰

冲澹襟懷敦篤行誼遲暮齋居間寂之致有確斯石
隱德是紀

將仕郎金公墓碣銘并序

盆城金君守益甫屢及門因致辭于前曰吾先祖孝
子公幽宅迄無數尺表實累世經紀而未就者殘孫
適追先父老遺志既伐石謹以銘事煩公第吾先祖
行德多有傳述於後而兵燹之餘蕩然無片言之傳
所憑信其萬一獨東京記是已乃敢掇其辭并錄世

系而來矣樹仁辭不獲謹按公諱禹範字錫汝系出
首露王中顯于羅代即角干公也入本朝有諱之瑞
承仕郎同正生諱思義進士生諱仁範監務生諱尚
智於公為高祖曾祖諱世溫祖諱以亨武科護軍考
諱宗信武科司勇生二男長世範文科歷典九邑公
其季也生于東京府北士坊村第幼而孤事母夫人
至孝及遭夫人喪持六年服以早孤之故追前喪於
後喪又遭師門喪行心喪如禮妻金氏亦為之齋素
三年非感服君子躬行之深能如是乎階至將仕郎
隱德不顯以天年終墓在東山洞子坐原嗚呼以公

天植之性考之遺事若是其草草爲子姓百年之憾
何如也雖然凡人先世之蹟不貴傳之多貴乎傳之
信傳信百世而爲人豔慕者豈有如史氏筆之所載
乎一羽而知彩鳳之美又何必他求哉初配慶州李
氏次配順天金氏又娶密城孫氏夢龍女有男元忠
軍資監正女適金聲遠元忠三男一女長琮 贈掌
隸院判波事次璫次璞皆無后女適徐泰翼琮二男
二女男長興道 贈漢城左尹次昌道副護軍女適
李萬春李重夏興道四男長南重嘉義中樞次世重
鼎重處重南重二男長啓鐸次賢甲無后啓鐸取堂

弟天鐸子敬一爲嗣四女適徐有儼徐息煥孫星郁
陳球敬一一男守益今來請銘者也公之內外孫若
千人只錄其宗曹公前後三室子孫未詳誰氏出以
孫氏合窆於考位觀之子孫蓋爲孫氏出也子孫移
居烏川已有世宗孫守益始還東京爲不忘先祖桑
梓鄉也勤慤孝順克世其家云銘曰
喪過乎禮哀慕之至服師從夫壺行尤異我銘非爽
信史攸記

鄭進士篋魯翁墓碣銘并序

東海篋魯翁卒之二十年其遺胤桂祚老病使子敦

相袖家狀致書于余曰吾先人墓道尚闕三尺豎今
幸石已具乞座下念夙昔好無惜數行文惠泉壤樹
仁以老耄辭不獲按狀篋翁姓鄭氏諱光履字士謙
系出延日滎陽公襲明爲上祖至諱楠萬曆末自原
州入慶州之東海家焉子諱終福子諱台元子諱弼
雄子諱得衡是生篋翁于魚日里第卽 景廟壬寅
三月十五日也幼而聰俊稍長慨家世寒居地僻負
笈而往受業亦樂翁金公之門金公卽南寓庵九明
門人也自是發憤力學至帶經而鋤兼樵而讀孜孜
不少懈旣而文詞日就大得聲譽己巳秋中覆試明

年春登司馬第一榜人皆榮之試券中警句有馬歸
山葵庭之語京洛士以葵庭進士目之晚築書社于
所居里自號篋魯翁蓋合里名魚日者扁之加以篋
者與伯氏墳魯翁相唱酬之義也於是聚生徒設教
月朔必主講席問難考課而忘倦自後閭巷多絃誦
聲學子往往有成就之效暇日嘯詠林丘以自娛訓
誨子弟有方著禮義廉恥等箴以示之開口輒誦聖
賢訓苟非平生志行之篤能如是乎嘗事慈親病劇
刲指以效誠事兄墳魯翁愛敬兼至湛樂以歿身可
知文藝之著於外特餘事也有詩文若干篇不以雕

琢爲事莫非性情之發理勝之言也已未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天年終壽七十八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于桂堂山負子原娶月城崔氏鳳彩女司成公泐之
后也墓在八助城負子原有三男曰桂祚柏祚樹祚
餘男柱祚觀祚桂祚有子曰敦相柏祚有子曰敦經
敦綸敦綯樹祚有子曰敦絃敦綯敦純敦斌敦經有
子曰運東敦絃有子曰奎東餘皆幼嗚呼吾東都自
古稱多士然地甚廣如東海一區濱斥鹵限峻險州
府學校之化不及所以從前文學之士絕少幸麓翁
崛起于茲未有家世箕裘之傳師友切磋之益而能

篤志向學遂使質質之俗有彬彬之風如麓翁倘所
謂一方豪傑之士者非耶樹仁粵自少小已奇其詞
賦復知其行誼不凡有時逢場相許不淺淺居然人
事變遷見託幽堂之題爲之悵然興懷非特幽明存
歿之感而已爲之銘曰

遙遙北海古鄭公鄉維今鄭公東海之傍自奮于學
施及一方行源家庭名魁 國庠有裨 聖化東漸
洋洋公島九原公書古堂寄語來學毋怠而荒興起
遺風永世聲光

墓誌銘

族叔母孺人金氏墓誌銘并序

孺人姓金氏貫清道高麗平章事之岱後高祖諱景
振行泗川縣監曾祖諱天賚 贈戶曹參判祖諱世
鉉壽同中樞考諱澤萬娶烏川鄭氏碩憲女戊午六
月二十八日生孺人于河陽縣南河里第丁丑適清
安李氏處士諱東賢孺人性柔和事舅二十年一以
婉婉滸隨必致甘軟舅處士公患風脾減飲膳獨以
孺人所供爲適口云夫處士公早世孺人教子孫不
弛義方孫觀承自幼篤學學識穎發多孺人之力祭
祀必先期澡濯衣服祭需務極精潔曰祭與其豐寧

潔也屬纊前一日微語曰以吾病革廢元朝節祀可
恨也 當宁癸酉正月初三日以天年終以是年二
月二十一日葬于慶州治北楮谷王坐原從夫子兆
子曰樹珍娶冶城宋氏學源女宋氏先孺人歿墓在
孺人兆後女適驪江李鼎宣樹珍生四子長卽觀承
次升承晉承咸承鼎宣有一子曰炯祥其營兆也樹
珍泣而請曰知吾先妣內行莫吾兄若盍一言以識
之樹仁不獲辭銘曰

猗歟孺人女士之德性賦溫和行備貞淑以孝以慈
肥家宜族必誠必潔奉祀享客日誦女史且勉兒孫

曰貧何傷惟學是勤求諸丈夫亦所罕聞漑而不食
澤及後昆陵谷之變不朽斯存

族弟處士君墓誌銘并序

君名樹國字鎮伯李氏貫清安麗朝通判諱陽吉之
後忠臣 贈兵曹參判諱彭壽七世孫也曾祖諱斗
經隱居行義自號守拙翁祖諱慎初考諱幹賢妣月
城孫氏是祺女景節公仲暎後以 英廟戊寅三月
二十六日生君于山臺村第君稟性孝痛先府之見
背於幼穉時奉慈氏一以至誠雖盛夏月必繼生魚
朝夕之供用異鼎適溫清以時除不得已出入外恆

晝夜不離側此儕友之所共服而吾之所深知者若
夫居家處族與接人等節推其源而可知也以積年
沉痾歿于 當宁己卯八月四日得年逾周甲一歲
以是年月日窆大洞先隴青龍麓亥坐原君配孫氏
星震女亦景節公後生一男二女男春永女適南至
陽陳永泰銘曰

痛幼孤孝偏親爨異鼎夏致鮮行有源人咸服天齋
報未遐福畱餘慶待後昆識一片垂千春

行狀

成均生員好窩鄭公行狀

公諱昺字晦而姓鄭氏貫烏川上祖高麗知奏事諱
襲明蹟在麗史自是世躋崇班有諱仁彥版圖判書
兄仁壽有曾孫曰圃隱先生仁彥生光厚入我朝
判書是生諱磻溪左軍司正是生諱卿緇是生諱聞
英皆以文行世其家是生諱世弘有才篤學晦齋李
先生許以知心薦授教導牖進後學語在黃錦溪所
撰碑自永陽移卜于興海郡東郭里實自訓導公始
後數世至諱暨通政萬戶卽公高祖也曾祖諱昌錫
祖諱泓有孝行考諱相鼎亦以孝友稱妣寧海申氏
以辛酉正月二十六日生公公生而厚重自能言知

愛敬不喜與羣兒遊戲旣入學勤於誦習不知未嘗
不問旣知未嘗忘置不待勸勉而吟唔不輟里中父
老咸奇之十歲以後常喜靜處兀然端坐講誦爲業
一日大寒先處士公躬執爨薪公輒流涕讀書夜浚
不寢家人問其故答曰溫清是我之職今老父反溫
我我若不成學業是豈人子道理以是痛恨自不覺
泫然自後發憤益致力於稽古而於魯論尤積工焉
常誦先儒之言曰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此言儘真切有力嘗遊霞谷學詩
禮於宗中鉅儒而歸雖羣居紛擾猶斂衽整坐或觀

書或靜默以終日未嘗爲閒雜說人見之者皆敬畏之雖素不檢者亦知斂容及長不畱意於產業亦不欲屑屑於名利而爲府君所命屈首詞場幾數十餘年乙酉丁內艱哀毀甚哭泣不絕衰絰不釋丙申遭處士公憂亦如之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而以與易寧戚爲本癸卯登司馬榜歸謁家廟及省墓之日淚下衫袖盡濕蓋以榮未及親爲恨後以對策屢發東堂解或居魁連屈於禮部因屏舉業專意向裏之學嘗因本道才行薦郡士林以敦行孝悌博通經史薦其後又以林下讀書安貧篤行薦之皆不報教授鄉

里及門之士六十有餘人一時文章行誼之士或以簡牘或以詞律往復唱酬而晚谷趙公述道以道義推詡焉丁卯秋疾篤元氣漸綴而精神不爽屬纊前數日猶誦庸學二書及或問諸註蓋其平生用力在於是書篤學一念炳然不已可以見於此矣以七月二十九日考終于寢享年六十七是歲十二月八日葬于郡東鳳林山庚坐之原嗚呼公生於一隅偏鄉自少無明師強輔之益而好學之誠出於天性沉潛經訓以立其本苟通諸子以致其博迨其晚年澹泊忘懷於聲利之場優游玩意於義理之藪每清晨盥

櫛整衣冠日誦庸學心經近思等書几案書表必淨
潔整齊其出入步履安詳擇地而蹈立未嘗跛倚坐
未嘗箕踞不正之聲色不接於耳目芬華侈麗之飾
一切不近於身事二親就養無方常有愉婉之色家
甚貧便身適口莫不畢給時聚族人故舊不計家之
有無竭力營辦必以悅親爲意間有出入恆誦遊必
有方之訓未嘗過期易方及先人棄世後見梯紅熟
者則輒有愴然底色以先君所嗜在是焉與兄爍相
愛篤甘苦一與之同如手如足未嘗暫離以至白首
如一日伯氏見背後日夕號慟或清宵月明彷徨掩

泣獨坐不成寢是其至性根於天者然也齊家之政
恩義并篤見子姪之與人校則必責子而不愠人婢
僕有罪子姪欲治之則以爲此僕我先人之所使雖
有罪亦當恕之也尤謹於奉先齊之日必親自灑掃
庭室祭需必親監至於裸獻折旋皆有規矩至老不
衰以至待人則無賢愚親疎叙寒暄必詳雖糲飯菜
羹盡情以勸之有知舊之久未見者修書疏以問之
不使情意有間斷隣里有疾病則共其憂而朝夕往
問之有患難則若已遇而隨力以救之處鄉黨雍容
醇謹表裏如一事至物來一以順境應之凡事之無

害於義理者則必從衆而至大是非剖判處亦未嘗
爲模稜也見年高則事之恭見年少則勉以學人有
質疑者則廓然剖析坦然開示盡己所知片片赤心
說與人無不悅服嘗與洞人立規吉凶相救弔慶相
問上下之有分長幼之有序男女之有別而遂書數
十節目畱置洞中以身先之有邑宰訪問則必言民
間之疾苦以陳救濟之策又嘗因 求言作農書欲
進達蓋未嘗無意於世也所居茅屋塵庇風雨四壁
蕭然只揭周濂溪太極圖曾傳誠意章作大學圖中
庸圖律呂圖星辰圖理氣五性四端七情五倫三綱

圖以備觀省焉座右有三尺琴一匣硯牕外有四時
花木皆手植也平居無事時逍遙徜徉於其間靜觀
萬物自得之意而或詠詩或鼓琴以寓其趣一日誦
退陶先生四時幽居好詩因步其韻遂以四好名其
窩蓋其爲學耐苦喫辛專精研幾而尤不弛於宴息
晦冥之地中夜以起恆誦四子心經及退陶與人心
性論辨等書以自策勵亦未嘗以是自滿虛心遜志
博問求益己未有得則舍而從人汲汲乎如未能及
謙謙然若無所得每與人論學必以朱夫子學者雖
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

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一語爲進學之要始於日用
彝倫之行以至天文度數之微必欲窮究而詳察焉
見或有四七之甲乙論則爲上下圖以明其性之發
心之發有理氣之紛紜說則作一圈圖以辨其理之
發氣之發其說皆本於退陶圖而分排有序發明親
切實爲初學之指南南癡庵景羲有挽曰時發洪音
見叩鐘又曰間中定力在中庸斯言得之矣夫庸學
入德之門也造道之原也凡今以儒爲名者孰不知
是書之爲可讀而讀之而不能不書自書自我者有
幾人哉若公不爲尋數行墨之間而積功用意於實

地上以至目覩手畫口誦心繹死而後已者必有人
所不及知而獨得其味者也爲文辭渾厚富贍渙若
不患而頃刻就數千言爲聲律圓融純熟不事雕琢
而信手下筆理勝辭足眞所謂有德者之言也有遺
稿若干卷藏于家配仁川蔡氏士人屋之女生員九
章之孫有閨範事舅姑甚孝又謹於娣姒之道無違
君子友愛之情勤於紡績衣食及賦稅多出機杼間
推其餘置田使君子專意於學問先公二十二年乙
巳歿享年四十六墓在公墓左有二男一女男長傳
弼入繼伯氏次禹弼女適驪江李貞祥再娉水原金

氏有一男二女女適清安李樹滋餘幼傅弼有一男
二女禹弼有一男二女皆幼嗚呼樹仁與公居近隣
鄉小少託契每見其端雅之容淳厚之意有令人豔
歎之無已及衰晚後時與相對語及此箇事間有開
益孤陋者亦喜有契合處每欲撥冗約會於山庵靜
僻處爲數旬講討窮究之地而未焉遽然之頃人事
忽變俯仰興懷非獨交遊存歿之感而已公歿後五
年遺胤禹弼哀集詩文書札及圖書來示余余旣三
復奉玩禹弼復以門人所述行錄請狀德之文樹仁
自顧非其人且以文辭短淺精力衰耗固辭至數三

往復禹弼之請益堅樹仁且念疇昔事契之厚有終
不可辭者謹就行錄略加隱括以塞孝子之請或可
以備當世秉筆家採擇云

三從叔好古齋李公行狀

公諱曾賢字魯以姓李系出道安高麗恭愍朝有諱
陽吉以濟州通判殉節賊難事載麗乘是爲上祖生
諱從周仕 國初知蔚州事有惠政語在河浩亭崙
惠利院記至諱臨生員同金司藝淑滋榜以儒望教
導衡山官至縣監子諱地金城縣令始居于慶州安
康縣子孫仍家焉後四世諱彭壽當萬曆島夷之難

奮義投袂立殪於西生陣 正廟癸卯旌閭 贈兵
曹參判於公爲六世祖也高祖諱勉以孝行 贈監
察曾祖諱善道祖諱斗經號守拙齋有孝友至行亦
有濟人高義掩骼陰德見稱於鄉考諱孝初俱不仕
妣鶴城李氏世子左賓客藝之後成均生員文者之
女公以 英廟乙巳十二月三十日生于山臺里第
資稟端雅顏貌潔皙自幼不事戲謔與羣兒遊有喧
呶於側者若無聞焉凡言語行步不作輕率態七歲
受句讀於拙齋公十歲就學于吾先人始學才性不
甚過人而勤篤出於天及冠名之字之卽吾先人所

命而取曾氏魯以得之義而加勉之公內承家庭之
嚴訓外受師門之獎掖孜孜未嘗少懈自弱冠文詞
日進爲儕流所推重公於詞場素無銳赴之志而爲
先府君所命未免從事科白然深知吾人職分在於
日用常行間每日夙興夜寢定省重闈惟謹朝夕食
上必親視寒煖之節食下而後退自非執業遊藝之
時常侍坐怡愉顏色無少違拂或有嚴庭過舉事必
遜辭微諫得解而後已拙齋公常患肺症每冬必苦
公晝夜侍側臥起必適意扶護未嘗暫時少休也戊
子春母夫人有不安節蒼黃至數旬公冒風寒訪醫

卜至沐浴祈祝靡不用其極賴公至誠竟獲復膳而
自後身病繼作閱月沉綿蓋公素以清羸之質累次
侍湯焦盡心力自不覺疾病之入於膏肓是時先公
又患風痰公猶力疾診視而有時筋力不堪命諸子
替侍未幾遭先府君喪公攀擗號痛曰吾病之故使
吾親惟憂之極遽至此境莫非吾不孝之罪也絕而
蘇者數時公疾益砮而附身附棺之物一一省視枕
苫枕塊之節不違古禮殯殮纔訖公自分病勢之無
柰顧謂諸子曰吾所以強力服藥者冀得一分效襄
樹凡節必躬自經紀少伸情事而今焉已矣又曰吾

死後儀節多有難處者必往問于知禮家行之又手
寫一書以遺之曰親喪未葬而身死痛矣痛矣汝輩
當與諸從盡禮一如吾在世則庶無重泉之大恨且
曰八耄老母汝輩當體吾之意至誠事之吾之初終
衣服當用木綿一如吾生時所著以厚親薄己之意
申申命之書訖未踰時而歿卽是年十二月十五日
享年四十四翼年二月日軻隨先府君柩後繼窆于
杞北芝柯谷王坐原配月城孫氏愚齋先生之後士
人海杰之女柔嘉惠順最以婦德見稱於吾為姨姊
以是知閨範之詳後公十八年乙巳終享年六十六

以是年十月日葬于竹長縣兄弟峯下王坐之麓有三男曰樹敦樹敏樹敬有三男一女男曰祿永雯龍祺永女適鄭夢辰樹敏無嗣以兄子祺永爲後樹敬有一男一女男休永女適閔致元嗚呼公之一生行誼實有衆人所不可及者試以吾目於疇昔者言之家庭百行之源有如前言推之奉先也每日晨興拜於家廟四時新味不薦則不入口祭祀之禮務盡洗腆先世墓道之有壞者必竭力修補嘗恨先祖參判公節義之未闡精寫遺跡藏之于家及病劇謂諸親曰使吾祖忠義得蒙褒典吾病蘇矣其爲先

至誠有如是懇懇又嘗博考古禮其喪祭儀之有疑節者以先儒之議參互考據將爲一家奉先之儀而書未克成篇其於夫婦相對如賓出入必拜言語無少忽教督諸子不以愛而或弛名子曰敦曰敏曰敬各因其質而勸勉之至屬續之辰亦遺書戒之御僮僕以恩雖有罪不以惡言加之但諭之使自服睦於宗族有貧窮患難者盡心周恤之推之於外親亦然姑夫驪江李公嘗遭患難贅居一巷殫誠顧護事之如諸父李公每語人曰某之處家實行吾未見其有過云與羣從處怡然如朋友而或有衣冠不整步履

懋庵文集卷八
三十一
太率者則必據理以曉之其出而事長也敬執後進之禮少無怠忽底儀且以吾先人有教誨之恩盡生三之義及下世而葬也文以誄之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吾兄其悲勵之切據此一句語可知也每於忌辰必以祭需助之沒身不衰與朋友交以敬待衆人一以誠實不設表櫟人或有以是非紛爭則必以好言解之有稱貸未及償者出券而燒之此皆公實行之大略也及公之歿至有垂淚而罷會者士友之聞者慟惜之不已其引也作挽以紓哀者殆數百其中名碩之詞有曰詞華藝苑無雙士志行儒林第一人

曰漢門至行豈非叔世之罕聞曰慈良好本地孝謹舊規模春堂問起居怡聲色夏愉善居諸父間一室和氣敷曰爲兄爲子居家行不是今人是古人曰文章餘事儒林望孝愛誠心宗黨推其餘多不勝記蓋公躬行之實可見天稟之美而自合於繩墨然亦豈非得於古訓而踐之爲實行耶觀其平居玩味經籍手不釋卷衣冠必整行步必徐以至几案書冊必整齊其書法用退陶體而字畫楷正詞賦多用楚辭古賦法此皆公好古之意而不負扁齋之義也噫公以先府君命雖屈首公車而每以未得專意此事爲恨

此則吾所親聽者屢矣嘗聞李大山先生設絳帳論
經義欲納拜門下以爲就正焉而以疾未果又愛虎
溪先瑩下水石擬結數間屋列植花卉且揭家藏盧
蘇齋十益詩畫於幃爲晚暮幽居棲遲計而亦未之
遂此公之所平日齋恨者也如使公假之以壽則前
頭事業必有所成就者而畢竟壽未享中身如是而
止其於天何哉雖然槩公事親之孝奉先之誠與夫
睦族處鄉常行之道揆之古聖訓無媿焉則雖專意
爲己之事又何以加之哉其視末世或以學問人自
處擊跽曲拳高談性命而究其實不如者相去果何

如哉小子於公親爲袒免而公自幼肄業在先人側
視小子無間於至情自小子孤露之後公憐恤之教
誨之出尋常萬萬庶幾百年永有模範之地而人事
滄桑歲月悠悠小子髮已種種矣追想公懿範徽猷
宛然如昨日未嘗不俯仰興懷矣日公之孫雲龍袖
公仲胤所述行錄以告曰知吾王考行蹟莫如公之
詳幸望無惜數行語以示來後焉顧余拙於文且神
識耄荒有未可以形容德美者而揆以誼分有不可
辭者敢歷叙夙昔所親覩者且就公仲胤所錄略施
彙括文之工拙有不暇顧世之立言君子或可因是

而發揮焉則豈非後孫之幸歟
行錄

先考府君行錄

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為人子立其身揚其名顯及其親豈非至願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雖一介寒微僅守其身者能追錄其親平生行蹟以傳諸後孫其亦非人子之一事乎顧此不肖抱風樹之痛于今六十餘載仰慕先人行義不覺血淚之漣然欲記耳目所逮於疇昔者以寓羹牆之慕而第此身之生於先人膝下最晚先人之下世又早

不肖趨庭而親承者亦無幾茲敢參以得於門長老者略記萬一而不敢毫毛溢辭以負先人於冥冥中耳府君諱洙賢字學源晚年改諱渭賢字起彥系出道安道安即清安別號也高麗末有諱陽吉以文科通判殉節於赤乙之難是為鼻祖生諱從周仕國初知蔚州事有惠政語在河浩亭記是後簪組蟬聯不絕至諱地金城縣令始居慶州北安康縣西子孫仍家焉後四世諱彭壽當龍蛇難倡義立殓 正廟癸卯旌閭 贈兵曹參判於府君為六世祖也高祖諱勉以孝 贈監察曾祖諱敏道祖諱斗南有儒望與

梅湖孫公德升金南原世平相友善考諱全初俱隱
德妣高敬吳氏學生益勳女以 肅廟己卯五月二
十日生府君于安康縣山臺里第府君昆季四房府
君居長府君幼少時事不肖所不知而嘗聞之門長
老府君少時顏貌以玉骨蘭葩稱及不肖仰承之時
鬚鬢半白而頰紫溫粹之氣滿於面以平日起居動
靜言之危坐盤坐隨時適宜而立未嘗跛倚也行未
嘗奔忙也未嘗暫時褰衣也未嘗暫時側冠也疾言
不出於口遽色不發於外足跡不及於市肆言論不
及於是非世俗戲慢之說不掛於舌家產冗瑣之事

不營於心常時所勉勉而不已者在於經傳諸子之
書每雞鳴後必披衾整衣誦適意好書至牕白之時
時府君年踰五十好學有如是松簷孫公應九挽語
所謂好書太半三千讀者此也事親之道怡愉顏色
一以承順為主或有親庭過舉事則必免冠獻規得
解而後已每以家貧甘旨之不足為憂至祭祀之辰
必躬自灑掃庭宇淨潔祭需而亦以俎豆之未腆為
至恨府君昆季第四房早世與仲叔兩房怡怡友于
之篤如手如足第三房嘗以時沴渾室俱染府君晝
夜救護終無薰傳之患人方之庾袞第四房出為傍

情應文集卷八
三四
親後而只有一子於不肖為從兄自能言常置膝下
愛之與不肖無間終使從兄有學識至於成立府君
棄世後語及府君從兄輒含淚嗚咽王考府君暮年
有卜姓府君體親意待之極其恩厚府君歿後至使
感慕之終身平居接物使人自然敬服而無斃焉推
之隣里也鄉黨也莫不愛慕而歡欣焉雖皂隸下賤
乃以佛子目之嘗在玉院貳席不以刑楚施于下有
一頑僕略被警責院隸輩相語仁德上任前獨受罪
責不可齒於列云先妣嘗謂不肖曰吾與汝先人同
居三十年未見以衣服飲食之美惡為言吾以胃腹

之痛積二十年為患而亦未見有苦憫之色此吾沒
身感激不念者云尤謹於事長之禮府君之生在王
考早歲八九年以上皆為王考輩行故府君不敢以
彼年紀之近於己有少忽敬執後生之禮而無闕嘗
待花溪柳公宜健以長老之禮者以此尤親善焉相
思之詩有曰去年隨柳丈雪裏賦梅花之句處朋友
也亦以誠信推之嘗與同儕出行有一友人見路上
女色而戲笑者府君正色而警之友人媿屈焉府君
同隊之友並是名碩之士而執志之最相孚者有如
松簷孫公虎溪李公文鐸薪亭金公玉相雪亭李公

憲源晚沙李公憲河是也孫公挽府君之詞曰相隨
三十四年回吾輩曾無一語猜志行貞同閨裏女神
精皎似雪中梅長貧不受無名餽虛老還羞捷徑媒
虎溪李公詞曰世取君才我取心此心所照兩知淡
言人短處終持默勅已行時但用枕薪亭金公詞曰
吏部詞鋒張籍走草堂詩句孟郊愁騷壇已失文章
伯餘子紛紛不足謀晚沙李公詞曰山河汝附骨天
地孰論心氣紫豐城劍調悲郢路吟雪亭李公獨未
有挽語者以其棄世在府君未葬之前是以公族叔
度中挽語有曰春來無恙雪亭翁每惜琴亾涕我公

卻是悼人忘悼己終教後死痛無窮至若梅山鄭公
重器鳴皋鄭公權曹監役光國鄭南牕梯徐公至淵
俱有誄語而推詡之其他一鄉諸公挽語多不盡錄
府君文藝之成蓋自齠齠時十歲棲定惠寺有溪邊
柳色含春早雲外鐘聲報夜渡之句爲長老所稱及
十七歲時以童蒙往永陽儒宮接會多居魁瓶窩李
公傳觀所製大加稱譽有願觀其人之語云每於文
會時多士推府君爲長或有題解之隱僻詞理之盤
錯處無不就質于府君則左酬右應盡底蘊以告所
製先成則爭先把玩或至詞草之失而不少靳也當

時文望著于遠邇人皆謂取科第如摘髭而畢竟兩
參鄉解而止時耶命耶名場得失雖不足為輕重而
府君一生用功只在悅親意終莫之遂是可慨已嗚
呼自古抱文章虛沒于草野何限而是時吾鄉文運
之蹇尤有甚者府君同時齊聲之友如松簷孫公薪
亭金公杞溪李公弘离石川南公國憲銘巖崔公達
文茅村朴公守泰草堤黃公命啓洎府君鄉稱八才
士而獨黃公僅得小成餘皆抱屈而歿鄉人至今歎
惜之噫安得如大曆十才子之追賜科第以伸九原
之恨也不肖孤露之後嘗攜所業往謁于松簷孫公

孫公以我為故人子因語及府君文詞之贍富乃曰
吾儕文朋之有名于時亦多矣而比之汝先人皆十
駕不及蓋無論書題之艱易時刻之緩急所處之間
雜信筆而寫如不經意而就詞理俱到便如宿構實
吾所歎服云故公之挽府君詞曰東都文運日陵遲
三十年前猶盛時公在齟齬能步闊吾於弱冠狼肩
隨猷贍沃敏頭還讓默踢章拳耳未尸此可見推許
之濶竊伏念府君平生行德不見有邊幅修為之飾
而一任天真至於性情之發為文詞不為時俗雕鏤
態專以理順辭和為主無驚人媚俗之語故所以不

入於主司之眼而不利於時也歟府君春秋既晚晚
以獎進後學爲己任扁所處堂曰學半月朔聚門子
弟習禮容討經義諄諄不倦是時府尹趙公明鼎大
興文教擇一邑望儒爲訓導府君爲州北教長逐月
有會講之規一方多士將有興起之漸而天不暇年
講席遽撤當時及門者皆未成就而獨族叔好古齋
公傳府君之學文行兼備有譽於鄉亦不幸早卒嗚
呼惜哉府君晚年有遺興言志而多書在所處壁上
及紙片不肖時以蒙昧之童不知收拾終歸於磨滅
而不傳此實不肖無窮之恨至今所記得者只是數

三絕句有曰薄田能救命矮屋僅容身寒素猶吾分
繁華不願人有曰莫言徒步苦安步可當車如何田
氏客出入歎無輿有曰冷突無衾宿通宵夢不成猶
勝前路客晨夜冒風行只此數句亦可見府君安分
樂天而不慕乎外也壬申二月初五日府君非有寢
疾之漸而猝以痰塞而棄世享年止五十四從祖學
堂公祭府君文有曰無乃巫陽下招緋衣立促使不
得暫踟躕於人世間者此也此時王考府君以七耄
隆老在堂不肖年纔十四只有從父兩房上奉王考
下撫不肖攝主喪事以是年十月初七日行襄禮于

楮谷先兆王坐之原先妣寧越辛氏禮曹正郎孟卿
之後學生諱命相之女生于戊寅三月十一日以己
亥歲配府君端淑女士之行爲閨壺範孝尊章友諸
妣庭無間言中饋之精女紅之能特餘事也以宿患
後府君四歲丙子六月初二日歿享年五十九以是
年十月初九日葬于釜谷先塋右麓吳坐之原嗚呼
婦人慈愛雖曰常情而孰有如先妣之鍾愛于不肖
乎不肖兒時孱弱多疾先妣在嚴冬時沐浴祈天至
今追惟血涕沾襟以不肖弱質得不死而久於世豈
非先妣格天之誠使之然乎一女適永陽李顯鼎早

歿無嗣子惟不肖樹仁在樹仁生孝永孝永生一子
宗彬今童蒙府君之歿今已六十七歲而不肖年八
十一追憶不肖幼少時零丁孤苦之狀自不覺噉塞
不肖罹荼之明年王考府君又見背不肖承重纒闕
制又丁先妣喪仲叔父兩房同時觀化此莫非不肖
罪積覺險之故而致此酷禍之稔疊也不肖閱歷風
霜視息猶存得隨衆人之後者實府君在廟之靈默
佑之也且使不肖粗辨魚魯早遊翰墨之場皆府君
誘掖之力也以不肖至愚至駭一竅之明猶體府君
遺意竟不廢舊業僅得司馬一試於四十之後揆以

不肖才分是亦倖也又得蒙一資於 聖明之世去
年重之以壽爵是蓋府君漑而不食以遺不肖之身
而及於無窮也不肖雖卽今歸化侍府君於泉下亦
何恨乎第府君懿行實德終然埋沒於遐鄉寂寞之
濱是爲窮天之痛而及不肖一縷未絕之前若無一
字以傳則爲不肖之後者亦安得尋逐影響之餘也
敢抖擻奄奄氣息略記見聞一二俾後昆有所寓慕
之地云

忍高族父行錄

公自幼容姿明粹才藝聰敏性峻整不喜與羣兒戲

劇五六歲時已解事親之道遇珍羞異味必獻諸父
母父母嘗而後食

七歲受學于王考拙齋公拙齋公曰此孫才性不凡
須託於賢師友卽命送于公之外祖龜溪鄭公家鄭
公嘗薰陶於墳簞門有儒望居龜溪一二歲受讀書
史不煩提督而曉解文理鄭公奇愛之
在龜溪時與羣兒獵川鱗分其魚而置之石上東向
而立彷徨不去蓋以得美味而思親故也諸長老嘗
爲煮鰾會相與唱酬公適隨往因題小詩曰羣兒皆
陪侍我獨陟屺心諸長老皆瞿然歎賞

公從再從叔處士公學處士公嘗遊清臺權先生門
得聞爲學大方以小學一部授公公讀而喜曰此書
備載事親敬長之道爲人子者舍是書何求焉
趙公明鼎尹本州時勸課一邑生徒公以十四童蒙
應考講居魁呼中宴公對案不食趙公怪而問之公
曰欲歸遺父母趙公歎賞良久命別裹異味以送
公二十七歲捷覆科翼年癸未又捷鄉解乙酉陞司
馬自是不爲閒漫出入惟專意事親晨昏必侍寢朝
夕必侍食

母夫人嘗患疽首尾一年與諸弟殫誠扶護晝不離

側夜不交睫每稽首祝天母夫人病久頭蝨蕃滋梳
除不得公以油自塗于己首臥親側以爲移蝨之方
時當盛熱瘡毒濃潰不忍手按而以舌舐之又每日
嘗糞甜苦母夫人竟以是疾終哀毀擗踊幾至滅性
處士公以篤老在堂夙宵侍側未或跬步離公年未
甚衰鰥居有年甘旨之具躬自服勤處士公憫其勞
苦諭以卜姓以代勞公怡聲以辭退語人曰吾若有
別室或有離寢之日顧今親已老人子侍寢有幾日
矣每冬夜必以身溫被起寢時又先著親衣以溫之
耳溪洪公良浩曾尹本州豔服公之行誼還京後

價千里齎送閩薑橘餅以助度閣之須其在銓長屢
以公注擬未蒙批府伯林公濟遠造送角爬以供抑
搔之用平海倅張公濟斗亦聞其誠孝船送黃腸北
板以爲壽具之備

處士公病劇每夜祝天逐日嘗糞一如母夫人侍湯
時處士公捐世攀號叩叫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
入口殮榘諸節一遵禮靡有遺悔卜葬於峽村至近
之地而愚夫愚婦感服其誠孝不接天水而至有負
土以助之者時公年已六十而自晨哭束首腰經帶
至昏哭後乃解雖甚病必親自饋奠雖祁寒暑雨朔

望不廢展省泣血食素終三年如一日過大祥後家
人以年衰進肉汁少許公又卻之未終禫月竟以此
失明及其喪餘之辰號痛無異袒括病伏中或時時
發小兒啼以爲終身之慕

先祖參判公殉節於龍蛇之難而公痛懿蹟之湮晦
千里裹足經年旅食京師備嘗艱苦竟蒙 旌褒之
典及其竣事而歸館學諸名勝爲詩以賀

公風姿魁杰鬚髯若神嘗以先事謁樊巖蔡相公退
後樊巖謂人曰如李某者真不易得之人器云

公昆季四房公居長友愛純篤同被而寢同案而食

仲房公天折痛其無嗣續撫其孤女如己出及為公弟析箸也仰稟于大人曰吾與叔季則雖荒頓之物猶可以自力支過至於公弟不可不厚遂割腴田以與之

往在戊午年間館學儒生柳光鎮李在璣等以公純孝褒揚事發論飛通本邑一鄉士友之素豔公者不謀同辭方齊會呈籲而時則公尚無恙聞知大驚遣人推還本狀

公嘗抄中庸小學朱書節要等書恆自誦習焉雅不喜詞律而有外除後一詩其詩曰入此堂居淚自垂

卻息前日侍傍時哀哀白首無窮痛老子兒啼更未為

公居家養親之暇喜獎進門後生嘗曰士生斯世科舉外無可進身之階汝輩何不自力而任自玩愒為也其有才性者聚而教之或自出題以程課而使在傍者讀而聽之隨句隨字輒指摘疵類使其作文繩尺

公以忍字為號實追拙齋公遺訓也拙齋公臨終時以一忍字書公掌中以示之公一生服膺因以自號處已接人專在於謙恭寬厚蓋於忍字上得力為多

按忍窩公以至行後 贈童蒙教官而此錄則忍窩無恙時公所錄故不書姓諱及 贈啣公諱述賢字學祖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遺事

公諱樹仁字性安姓李氏自號懼庵又稱杜巷居士其先道安人勝國末有諱陽吉文科持平以直見黜為濟州通判死於節是為上祖 國初有知蔚州諱從周捐捧濟民語在河浩亭惠利院記三世至縣令諱地自湖西移于慶又四世至諱彭壽當龍蛇之難倡義殉節於西生浦以矢復 正廟癸卯 贈兵曹參判曾祖諱斗南祖諱全初俱隱德不仕考諱渭賢

號學半齋以文章名世所稱東都八士之一也妣寧
越辛氏學生命相女禮曹正郎孟卿後以英廟己
未九月十六日生公于安康山臺里第公天姿明粹
聰悟甫六歲受學于半齋公一受便了解半齋嘗夜
誦書公從懷中語曰某字錯了半齋驚問之對曰以
前夜聞而知矣半齋撫而奇之妣夫人每患曾腹疾
痛欲時輒抱持泣痛止亦止壬申遭半齋喪癸酉承
王考憂戚毀無異成人妣夫人以年穉弱強魚汁公
泣辭仍以饗疏終制丙子後喪亦如之久而孺慕不
衰朔望必祇謁家廟霜露展省不以丘隴之遠而至

老或弛每以先子之有抱不試奉閱遺稿未嘗不涕
漉漉下嘗患疾欲用雞膏一日揮手曰明日親忌勿
爾也侍者以病解公曰一息尚存其可忍乎終不許
公早孤又從父諸房次第見背家益旁落宗祀無以
奉叔母徐氏權主饋公奉之若所生凡家間日用及
時節祭需等物一聽徐氏裁之至於公私債稅亦一
體備償未嘗有分別公自半齋沒後卽就質于叔祖
處士諱若初處士嘗執贖于清臺權先生之門受讀
性理羣書公朝夕疑難答問至藝薪照字研究不倦
以是知俗學外有所謂爲己之學一言行一動止未

懼庵文集附錄 二
敢少忽謙虛自持以退一步低一頭爲家計於一切世間是非得失曾不掛齒牙間經史子集及唐宋以下諸家靡不博洽貫穿而其積工尤在於庸學二書行步寢處必強記默誦如退陶四七辨聖學十圖晦齋太極辨等書循環誦讀自非大疾病輒整坐尋思乃已雖從事程文而時與族弟樹敏講論小學切己之方爲後輩倡嘗觀申克齋理氣說乃曰理氣儘精微難言纔差些毫未免認氣爲理之弊苟不說得十分亭當有未可容易著手今看此書令人見解自別每點檢身心痛加修治手書懲忿窒慾平心率物及

躬自厚薄責人以爲揭壁常目之資中年著自警說知非箴五十吟恆自策勵晚以懼號亦取謹獨之義雅性疎拙書籍之外小無畱意於產業家貧環堵蕭然簞瓢屢空處之晏如也或有無名之饋必謝卻之嘗從外入家人炙生魚問其所由來即使還給金判書尚集尹東都時閔公艱甚嘗問曰苟有營生之事官欲助成有之乎對曰迂闊寒士有何營爲金公改容不復言公以詩見志曰細思一切人間事羞辱多從不忍飢又曰平生慣識安貧字今日方爲得力時庚子赴覆試葉西權公權以隣宰爲參試路過公

所居請與相見公傳謝曰此非士子私謁之日從後
晉拜未晚也權公歎賞而去癸卯選鄉解入泮有當
路家子弟數來致敬良久請願與同接而有彼此俱
得之語公笑曰得失在天君言妄發矣其人媿謝是
年中生員壯元謁金公尚集既出金公語鄉人曰某
也壯元科不足賀平日不失操守而有是捷殊可賀
公謝舉後足跡一不到城府州家以是屢入薦目丙
辰春道伯薦嶠南五人以公爲首蓋從士林安貧好
讀之目也自 上有給馬資送之 命營府勸駕頻
繫公戒漢樊南陽古事其秋遂赴 召登對 上問

時弊因問救弊之道公以節用愛民四字仰對 上
曰誠好言也詳在 筵對日記中翼日 特除繕工
監假監役時親知有勸謁樊巖相公公曰此老爲吾
黨領袖願見日久但今行出入相門恐非道理遂謝
焉臺官彈公以 筵席失措 上下批曰遠人初登
筵席雖或失措何關於有所存乎公感而有詩曰
始覺含弘天地大庸庸此物有何存卽日棄歸依舊
弊廬只植梅菊一塢日嘯詠以自娛與芝窩權公運
標雪坡孫公星岳癡庵南公景義爲德義交紫玉選
勝之會汶亭修禊之辰招攜南北討論今古權公嘗

以丙辰 筵對時誠敬二字發論往復長牋至數千言及諸公俱歿之後與李南廬鼎儼託忘年契有時相對商確經籍間以韻語鼎基亦隨後輒與焉公素有終鮮之歎第二從兄晚喪一子無依賴公奉處一室同寢食十餘年及歿命用所具自己壽板其葬亦許親山一穴人皆難之與從弟樹福情愛深篤蚤夜勸督卒使成業處宗族務盡敦睦尊行則雖年紀懸少必執敬族叔忍窩公年間三歲公事之如親父兄待人無論親疎一以誠信相與雖鄉里少輩亦禮貌之甲乙間大饑每見流丐求食必割已飯以與之曰

我亦貧乏恨不能設粥以救汝矣教養子姪必有法度子孝永年可五六歲時拾人田棉花來公諭之曰苟非吾物雖一毫取之不可使還擲舊處乙丑李淑人之喪孝永有風脾症家人白令權食肉公正色曰人子各為其親吾為父而忍陷渠於惡乎其於門徒諄諄不用夏楚至有過失從容開曉使其自新嘗曰近來學者不先做向裏工夫而往往鶩虛求高此是學者大病吾所謂學不在乎他在乎日用事親奉長言忠信行篤敬而已自此推去雖求聖賢地位不甚遠矣有一後生請問變化氣質之方公曰變化氣質

懶庵文集附錄 五
呂東萊誠爲百世師君其知之否苟欲變化氣質中庸博學以下愚柔明強之訓正爲學者對症之劑何必他求也公務要清心寡欲至或忘物淑人素多病家無汲使欲使公卜姓以分勞嘗求一少女使之親近數三月而終不顧嘗參地主文會席粉黛環列滿座戲劇公兀然端坐若無見焉一日借馬赴公會其歸換騎以來待馬主還覓而始知之隣里傳爲美談公亦爲詩以解嘲記在玉院席一座論事崢嶸公斂然終日時或坐睡識者證宋賢經筵坐睡事謂爲心中無物爲文平淡理勝不尚雕鏤洽有濂洛風味至

於應舉之文亦據實排鋪恥作奇巧媚時眼態成興海大中文章士也嘗稱李某之文雅實冲淡真儒者之文也李遲庵兄弟嘗過從語人曰其人勝於文如鄭檜南堞李漱石野淳一見稱爲學問中人其耄及也病書籍之浩汗取其簡要者文千行詩千句爲準日玩閱如恆課架上書衮井井不亂籤標以便搜索戊寅以朝官八耄例陞通政公緋衣頂玉感祝君恩設酌以慶賀辛巳秋以宿疾數朔沉淹精神尚炯然每語及文字上不已子姪輩以損氣諫公曰我自樂此不爲害也壬午元朝病益革門人觀永在侍傍

惺齋文集附錄 卷之六
忽開眼問曰汝知邵堯夫生薑樹乎因誦堯夫俯仰
無所媿之句且曰吾之畢命在三日勿近婦人也三
日己酉族親及門徒環侍牀隅觀永請一言以遺教
奄奄中微有語曰母欺母欺者再未幾正席悠然而
歿享年八十有四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以是年三
月日葬于龍田先隴亥坐之原會葬者數百人初配
碧珍李氏學生始復之女耕隱先生孟專之後繼配
鶴城李氏學生琦之女 世子賓客藝之後從夫職
贈淑夫人夫人于歸四十年親執井臼未嘗有戚
戚態惟以夫子未成名為懼一子曰孝永有文行孝

永一男二女男宗彬女長適驪江李在範次適密城
孫世經嗚呼公以剛明聰悟之姿早襲蒙養義方之
教孝悌立本忠信成質早孤致喪之節同室替事之
道已是姿地之過人而及其就質先進尋得門路好
讀之誠透照於藝薪喫苦之工刻期於畫粥時文之
中不廢講究日用之間必審蹈履博洽羣書而庸學
關閩習為茶飯內蓄衆美而謙虛退遜把作錦綉銘
箴互警於几座戒謹無媿於衾影以之處家則飢寒
困窮一不介意而所肥者敦倫之實以之行已則辭
受取與動輒視義而所守者苟得之戒腳跟尤牢於

奔忙之場口舌不到於是非之關視人如己而宗族
素服其誠信與物無忤而賢愚咸得其歡心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至義理剖判處截然有不可撓
之見逮至晚暮溫理愈密克養益深方其咀嚙膏腴
沉潛玩詠不知世間甚事可以當此樂也警懼之志
匪懈於食息而從容之味自著於言貌人之見之者
疑其為塊然一枯禪而夷考其用功得力之由則不
越乎敬之一字耳為文章不事絺章棘句務以義理
通暢為主詩亦平淡典雅往往有濂洛餘音誠敬有
辨太極有吟其立言大義求之往哲鮮有不合苟使

知言者斷之其必曰真知實踐有德而有言者歟教
養子弟獎訓生徒隨才成就振起文風昔賢所謂不
必待職位做事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是事業
者正指此箇事而鄉黨舊要遠近有識唱酬溢軋過
訪踵門舉皆樂為之交遊亦可見信從之衆矣第一
生韜晦絕不求知退然窮巷自分爲 聖世逸民而
皋鶴聞天旌招自至當日登對數語切中時弊果蒙
聖主之嘉獎而畢竟爲臧氏子所沮尼遂使安樂
翁將作一命僅能爲之兆而止雖非加損於公者而
世道之歎庸有旣乎大耋康寧享有天爵猶足爲食

報之驗而臨革時重言毋欺之教暗合於曾氏淵冰
之戒斯其為君子之有終歟日公之胤孝永以其族
弟觀永所撰行錄袖示余因懇託狀德之文顧鼎基
非其人安敢當是役哉特以早被知顧晚許容接多
有所平日往來質疑之幸矣義不可以不文終辭遂
據本錄略加隱括竊附所嘗耳目覩記者萬一以寓
平昔景仰之忱且冀當世立言君子所裁擇焉丁亥
閏月下浣驪江李鼎基謹書

墓誌銘并序

公姓李氏諱樹仁字性安道安人鼻祖諱陽吉高麗

通判死於節中世諱彭壽壬辰以白衣殉國復以矢
贈兵曹參判旌其閭至諱勉薦孝行 贈監察生
諱敏道是為公高祖曾祖諱斗南祖諱全初考諱涓
賢號學半齋文行冠一代妣寧越辛氏命相女 英
廟己未九月十六日生公天姿明粹才識穎悟六歲
受讀一聽便曉解壬申宅半齋公憂哀毀無異成人
丙子內艱亦如之公既孤而家計益劬落奉叔母徐
氏權主饋凡百事為一聽裁之既長就學于叔祖處
士公諱若初日夕難疑研究不倦未嘗畱意產業簞
瓢屢空晏如也雅性拙約雖隨眾為舉業亦無必得

懼履文集附錄 十一
意癸卯選鄉解入泮當路家子弟欲與同場啗以得
失公笑斥之是秋魁生員試金尚書尚集語人曰某
之壯元科不足賀平日不失士子道理為可賀云丙
辰別薦公以好讀安貧首膺其選仍有給馬之命
公赴召登筵對以節用愛民為救弊之方 上嘉獎
之翼日特 除繕工監假監役人有勸謁樊巖相公
者公曰此爺僕亦願見而第應召行不可入相門終
不往適有臺官以未諳筵體彈之 上曰遠人失措
何關於有所存乎公述詩以感頌之即日棄官歸門
外種梅菊日與村秀才優游嘯詠於其間戊寅以大

蓋陞通政階辛巳秋患外感累朔沉淹而猶語及文
字不已子姪慮以損氣輒曰我自樂此不為害也疾
革微誦俯仰無媿之句族子觀永請一言以教奄奄
中言毋欺者再因恬然而逝實壬午正月三日也享
年八十四訃出士夫咸曰嶺運否矣以三月二十二
日禮葬于龍田亥坐原從先兆也配碧珍李氏始復
女早歿後奉以同窆繼配鶴城李氏琦女墓道只峴
子坐俱 贈淑夫人一子孝永孝永男宗彬女李在
範孫世經嗚呼此其公終始也公孝友之性溫雅之
質得於天賦而敬以持身禮以律己內剛而外柔實

有而若無充養之積而英華彪著見解之精而言語成章可見矯揉有素而得之學力者濇矣奉先之誠終始不衰年及耄耄而猶不廢參謁於家廟病或危欲而尚不進肉汁於先忌以先君子之懷寶未售為至痛摩挲遺稿必兢兢涕下第二從兄窮獨無依則同寢食以終年脫壽板以庀喪族叔忍窩公年紀相埒而愛敬備至事之如親父兄處宗族務盡敦睦待人一以誠心雖鄉里年少不冠不接也教門徒諄諄曉諭使之自新嘗曰學者大病在於鶩虛吾所謂學在乎日用行事而已又曰後生輩變化氣質之道當

於中庸二十章末求之自幼好讀而晚年用工尤在於大學中庸取戒懼字以自號與權上舍運標以誠敬二字發為條目往復縷縷至數千言旁按羣書靡不貫穿而博洽至若四七辨聖學十圖太極辨等書亦必強記而默誦之為文平淡理勝詩亦雅實冲和煞有濂洛意味座右書懲忿窒慾平心率物躬自厚薄責人十四字又著自警說座右銘知非箴五十吟以自策勵焉平居專以清心寡欲為主其於聲色之娛尤泊然若無見也鼎儼以鄉里晚進景仰公德儀者久矣嘗與公為玉院長貳每見公焚香之暇整襟

危坐抽出性理書手不暫釋公之晬甲自院廚欲賚一楹而公力辭之此雖細事可見公所存也又嘗見道儒生齊謁於公退語余曰子國有君子噫若公者真吾夫子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者歟日孝永哀公遺事要余為納壙之語既不獲以不文辭乃敢略加隱括尾附觀記而屬之銘銘曰

惟拙約以修己惟戒懼以成學在家在邦而必達綽乎進退有裕是以壽名俱得龍岡之原有封斧若君子藏身進士驪江李鼎儼謹書

墓碣銘并序

昔我 正宗大王廣蒐讀書飭行之士延聘以萃嶺南伯別薦五人以應旨月城懼庵李公樹仁首被是選及其登對也 上問救時弊之要公以節用愛民四字仰陳 上嘉尚之除繕工監監役祇 肅不數月浩然南歸益自淬勵以沒其齒行誼之篤出處之正士類所共敬歎公之門下族子觀永甫袖家狀一通謬屬以表隧台佐懜劣何敢當是役追惟泮邱親炙之舊竊有所感服者謹按狀公字性安清安人麗季有諱陽吉文科持平直道見忤黜為濟州通判逮宣廟壬辰諱彭壽倡義殉節 贈兵曹參判至孫

諱勉以孝行 贈監察是為公五世祖曾祖諱斗南
祖諱全初考諱渭賢號學半齋以文學名於世妣寧
越辛氏士人命相女以 英廟己未九月十六日生
公明粹聰悟一經課授輒不錯半齋公夜誦書公自
懷中語曰某字錯半齋驚問對曰前夜間而識之辛
夫人患胃痛欲輒抱持號泣痛止然後泣乃止未
弱冠特遭內外艱哭踊之哀餐粥之禮終制如一常
以先子蘊而不試為至痛語及必泫然篤於友睦同
堂之窮獨無依者皆曲為之經紀俾不失所環堵蕭
然簞瓢屢空晏如也東京尹金公尚集豔服有雅問

間居經營甚事公對曰疎迂之人有何經營為嘗作
詩曰我性疎慵飢固宜飢來莫若忍之為細息一切
人間事羞辱多從不忍飢又曰平生慣識安貧字今
日方為得力時癸卯捷鄉解入京當路家一少年要
與同場有彼此俱得之語公笑曰得失在天少年媿
謝是科中生員第一金公語人曰某之得雋不足賀
其不失所守為可賀自是杜門讀書屢登薦剡丙辰
道伯又特薦自 上有勸駕之 命營邑迭促之公
不獲已赴 召特蒙 恩除四字救弊之對可謂約
而盡矣時樊巖相公為士林領袖人或勸之往公曰

吾之慕此爺固非一日而出入相門豈草野人所宜耶以輪差官入侍臺臣以失措請推上曰遠人生疎雖或失措何關於有所存乎公感激有詩曰始覺含弘天地大庸庸此物有何存即日浚歸專意講究不以事物經心獎率後進成就者亦多與權芝窩運標孫雪坡星岳南癡庵景義鄭南窩東弼族父忍窩公述賢爲道義交討論古今權公嘗以丙辰同對人所奏誠敬二字發問公樂與往復縷縷數千言待鄉人親疎賢愚一以誠意有或不槩從容開曉俾各自新博通羣書無不貫穿而尤用力於中庸大學至如

晦齋太極辨退陶四七說聖學十圖等書循環誦讀非甚病必整衣冠以對架上書籍皆有標識以便取覽爲文平淡典雅不尚雕飾嘗語子姪曰近日學者不向裏用工往往慕虛名而驚高遠是誠弊痼吾所謂學在乎日用事親奉長言忠信行篤敬而已手書懲忿窒慾平心率物躬自厚薄責人十四字揭壁觀省又著自警說座右銘知非箴五十吟恆自策勵庵之扁懼蓋亦存省之一端也儀表枯淡外若不勝衣而內剛過人嘗枕木熟睡試拔之頭容如故戊寅以年八耄陞通政壬午元朝病革微誦堯夫俯仰無媿

之詩初三日正席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四是年三月二十二日葬于龍田先隴下亥坐原配碧珍李氏士人始復女繼配鶴城李氏士人琦女碧珍李氏與公同壙鶴城李氏墓在道只峴艮坐原俱 贈淑夫人有一男孝永孝永男宗彬女驪江李在範密城孫世經宗彬三男容德容直容華容華為人後嗚呼台佐叨陪之日乃公學成名立之後也山野讀書之味發於容而恬靜窮廬忍性之功安素履而貞固 恩諭之下所陳救時之要本之經訓且謙虛自持不口人是非得失而義理公私之辨則直截剖判一劍兩

段傳所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者其庶幾焉銘曰

忠殉孝 贈世德之源經明行修實德之詮其室之罄其飯之糲其佩之玉其介之石鶴聞于天鴻漸于陸卷以懷之樂我初服堅持尺墨矜式鄉邦存順沒寧君子有終龍岡之陽衣履攸藏銘詩闡幽百世耿光嘉善大夫原任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豐山柳台佐撰

挽詞

李憲錫

宿德嶠南數我公半生堅坐下真工剡章名徹上庠士壽域 恩添大耋翁交道何須齒德稱心源每許

賢愚同十年不見公先逝獨立春川淚眼窮

又

李鼎益

人間三達得兼稀學力生平有所歸始也其豐終也
驗資之彌博施之微晚年徵士 天恩重華秩僉樞
地望巍觀化一巡今適去雍容何處見依俛

又

李奎五

文章德業重吾南東有止淵北懼庵二公并赴瑤皇
召寂寞儒宗慟不堪

又

李鼎儼

名利關頭賺幾豪冥行肉走噫滔滔微茫大雅千年

後文學吾林一士高居是山臺君子壽災於木稼衆
人眇水流花發今何夕獨立番風白髮搔

又

權德煥

三達人間獨得尊文章餘事不須論忠臣故宅賢孫
在晦老遺鄉丈席存先子昔年歌白雪後生今日泣
丹旛芳隣杏社將安仰泰華山愁月弔原

又

李鼎基

家庭儒雅豔鄉閭華佩繽紛襲瑤琚本地慈良存赤
子工夫敬義在丹書汝南標榜元超了陋巷簞瓢自
晏如八十四年猶一日文章咳唾是其餘

僻矣山南寒士家洞照重天日月華招旌自是無因
至圈玉終能有隕加五福康寧宜爾厚一方成就賴
誰多吾林士友驚來集嶺運今年大耋嗟
噫噫渭陽萬事非靈光近日我為歸詩因寡和偏容
拙書就多疑幾剖微每道居常衣不勝旋看遇境筆
如飛從今耆德惟龜老病枕殘懷倚夕暉

又

李奎鎮

不睹常存戒懼情更要觀省揭庵名文章舊業承先
子誘掖真工啓後生心有清涼希邵老樂夫天命賦
淵明厖詹郎署何須歎令德人間永有聲

又

權東鎮

金精玉潤淨無塵畱作懼庵席上珍當世文章傾地
望自家言行任天真徵賢異數九重陞優老恩
光八十春臺社百年同契誼招覓今日倍傷神

又

鄭夏源

一曝芹忱賦遂初晦翁鄉裏守窮廬任他分數常咬
菜收爾心身獨抱書天為達尊增壽爵士推文丈式
門閭前冬面誨仍成設哭我公私涕滿裾

又

鄭雲休

皎潔風猷頌達尊清安家學自成門嶠南雅望今徵

士魯泮高名舊壯元好把簞瓢安素履且將經籍養
真源堪嗟運氣都衰歇連戚私哀未暇論

又

南鳳陽

居今之世古人如蕭灑林園處士廬誰遣姓名登薦
剡獨將心眼寄殘書東都舉仰模楷久後學咸嗟丈
席虛鄉里少年今白髮春風攀紉涕盈裾

又

崔玉

柳暗花明百五節懼庵夫子欲何之想應化鶴青城
路且道揮毫白玉櫓鄉之文章空寂寞士無楷範共
漣洩杜巷潏潏春晝永茅廬淡淡清風吹淳真氣貌

辭邊幅疎雅襟懷恥詭隨木榻欲穿當膝處簞瓢自
樂養心時騷壇執耳人咸誦蓮榜掄元士共推富貴
元非人力致孝慈惟有天翁知鳴騶入谷旌招至皋
鶴聞天好爵縻退守東岡安素履歸來北海設緇帷
待人接物心肝討處世居家敬謹持掠美眩能皆俗
士安常守拙自天姿臞骨皓髮誠難老紫帶銀纓若
有期清案好看陶玉集勝筵頻誦墳簞詩弗流弗劇
由情性匪惠匪夷合矩規御衆敦親家政美課忠責
孝孫謨論文瀾滂沛言符實筆勢淋漓理勝詞顧我
鹵姿多適埴賴公嘉訓牖聳癡吹雲願作淮南犬附

尾曾隨涓市騏龍院連槩偕老少玉山講義分毫釐
絲麻管蒯無相棄玉樹蒹葭多倚毗幸得龍潭楹上
記能為鰕子卷中師微誠只祝神精旺是日翻驚極
宿虧八十餘年非曰齋二三吾黨更依誰從今不復
開蒙吝自此無人質晦疑門下幾多築室士庭前幸
有稱家兒窮村病伏違攀紉題送征鴻涕自而

又

李儒祥

我佩之長我服華旌忠閭外讀書窩稠中澹澹風儀
見靜裏惺惺氣味多先子同庚誰大耄昌朝徵士獨
名家東都考德今無地寒食西郊聽離歌

又

李必祥

杜巷故徵士譽堂老宿師簞瓢安素分冰玉映襟期
陳陞承 恩獎解經釋衆疑東都今寂寞先誼可堪
悲

又

李岳祥

君子東都國高風此老傳膠庠騰早譽剡牘薦遺賢
活計書中粟清標地上仙吾林安仰慟先契倍潸然
又

徐致勳

文章連世自成家踐履平生又不瑕論到敬誠先輩
證訓因節愛 聖王嘉林園獨善躋耆耄木稼為災

慟邇遐咳唾猶看留篋裏知應嘉惠後生多

又

李泰祥

故國山川淑氣長降生賢士斐成章高年好爵尊三
達玉操蘭姿集眾芳依賴後人看魯殿慕從先契拜
龐牀儒林自此蕭條甚回首東風淚滿眶

又

趙曾燮

雅襟容未契半世許心期名行 宸聰達文章後學
師急流能勇退衡下任棲遲仙鶴歸華表家聲付胤
兒

又

趙廣燮

憶曾梅塢草堂前一拜龐牀識雅賢才合經綸廊廟
剡學究詩禮法門傳昭融義理披雲日淡泊襟期映
玉淵可惜儒林依仰處飄然臞鶴遽登仙

又

徐活

不待師承學自成白頭豪士坐窮經留心淡泊塵機
斷持己矜莊道氣亨閑署推賢因地望西樞優老豈
公榮後來應有子雲鑑好將遺書考乙丁

又

趙龜燮

東都大夫士無不禮於門學行 先王眷文章後輩
尊小成題柱馬高尚賦初孫但恨蓮臺下未遂聽語

溫

又

金觀進

儒學流傳信有源
文元鄉裏見斯賢
溫恭望表仍知裏
酬酢推誠不飾邊
一命潛郎非滿德
重褒崇秩寵高年
歸來恨晚藏珠櫝
書卷空留几案前

又

權燿

空花曼浪未嘗裁
水態山光本面開
腹飽詩書梁肉去
心甘理義豢芻來
蟬秋薄宦堪辛壞
彪世雄文止乙魁
壽爵雖榮難塞望
蒲輪安得到泉臺

又

權度稱

白髮蕭然望若仙
故人穉子拜牀前
平生踐履淵冰篤
餘事文章錦繡鮮
昭代一啣違願望
僉樞三品慰高年
公亾實係吾南運
未學提撕夏孰傳

又

孫星采

山河淑氣降鴻儒
鳴世文章範世模
聲在九臬聞北闕
望尊三達重東都
恆臨斐几貧猶樂
時叩洪鍾有若無
南極前宵光忽閃
相逢多士涕盈鬚

又

李在恆

琅玕為質蕙為裾
徵士高風老讀書
身與簞瓢藏歲暮
名將簪紱等雲虛
玄亭寂寂生涯薄
疏屬洋洋講

說餘先契舊遊零落地忍翁把手恫潛如

又

李馨祥

小子三加記昔年禮容溫雅見初筵自慚鹵莽忘賓
祝多喜光輝繞壽躔文藻忽空徵士宅風流誰賦耆
英篇滿隅一胤能承述依舊青氈說太玄

又

門人權周煥

忠勳故里先生宅學半家庭後進師性理長時茶飯
在行藏聖世葛裘宜鳩梅晚託成真趣梁木晨歌慟
哲萎吾輩從今安仰望將歸入揖涕漣沔

又

門人崔璠

朝廷鄉黨及居家竊覲先生動靜何醫國術因宜聖
訓接人氣帶伯淳和文章做得清寒耐誠敬論成踐
履過欲學未能安不學終摧梁木淚如波

又

門人辛學成

一辨郎署臥茅廬終古簞瓢樂有餘四字嘉謨提孔
訓兩輪真設得朱書能於老耄箴猶篤不以愚蒙教
或疎此日山梁難耐痛追惟髣髴束脩初

又

崔宗尚

白屋琴書意味清一牕梅月小塘晴播名藝苑尸牛
耳降渥 天門徹鶴聲溫潤光聯頭上玉提防工篤

意中城賢哀幹蠱收遺稿也識奎文不閱精

孫綸九

戒懼平生志自非外慕人但傷曾抱玉先舉舊傳薪
司馬方酬債靈龜自任真詩書知活計德業利安身
俯仰能無怍飢寒亦不貧心潛千聖旨聲徹九重
宸千里駟騎召一言時務陳所存學力是誠好聖
褒因臧氏焉能沮儒居自有珍三年羞志穀一命謝
恩綸怵惕懷章奏歸來修佩紉執經戶屢集存省
壁圖新歌詠康衢月簞瓢杜巷春甘棠設飲禮刺史
邀嘉賓孝友家為政模楷世所掄仁齡必壽考平地

乃神仙人爵從天爵韋紳換紫紳達尊皆我有令望
復誰倫且誦洪三興猶期衛九旬生薑何處樹觀化
太平辰後學投疑劄相逢攬涕巾顧余聯戚契憶昔
貳齋茵丈席得陪久巖堂承誨頻後來凡幾歲進見
不多巡虛走藻葩白又違離露晨悲歌追一曲故宅
鎖松筠

又

尹秉頤

舉世趨營拙自守一生堅坐讀書茵肯爭科第方為
貴只道文章卻失真定力看他長翼鏢工夫做得極
酸辛悠然觀化公何感付與青氈且有人

又

族弟運斗

吾宗老夫子儒雅古家風閱書百紙盡論文八斗豐
弱冠刷勁翮蕭灑出寰中獨步數十年詞林有主翁
八义符溫氏一場冠王公再拜辭 闕下還守古坡
東廬屋只數間蘇飯或二紅手把聖賢書澹然不醜
窮文章非纂組學術到磨礱仙鶴下人間清唳徹蒼
穹曉日摘文院下士禮數隆造膝論時弊一言動
宸聰聖代無遺逸清啣付繕工上林秋色晚翩翩伴
冥鴻荒涼三姓國淡泊一畝宮箇中何所樂銖寸積
真功望尊志益卑年邵德彌崇晚被優老典鬢玉白

玲瓏桂坊皆年少杞院已衰癯舍達元有命真襟只
是冲實工從豎腳質行見操躬閒居八十載一箇赤
子衷老來猶勉勉今去太忽忽玉樓催長吉山遂送
馬融憶昔花樹會余在少年叢蕭然儒者象老鶩坐
梧桐屹若中流柱吾黨賴幘幪棟梁今摧折嗚呼萬
事空寂寞青山路音信絕不通宿春地非遠相紉事
未終空餘江上骨秋風兩鬢蓬俯仰成陳迹泣涕灑
空濛

又

三從叔象賢

吾儒風味最清臞薰德令人鄙吝無巷裏簞瓢尋至

樂篇中芻豢喫真腴榮名不是吾求者仁壽從知可
必乎臺榭門楣今寂寞病違攀緋涕沾鬚

祭文

玉山儒生李冕祥

伏以東都以公見人林下白首玄經寒牕靜几拙吾
所守懼吾所省素履自確貧不爲病中身小闡豈慙
輿望晚年辟書寔出公議東岡有分遂初是賦維杜
之巷蕭灑茅廬遠近生徒左右圖書優游晚景我所
爰得侈以緋玉有隕天爵鄉邦胥慶望若地仙矧我
本院杖履周旋疎襟雅儀教席端臨鏗鏘音韻矜式
佩衿經談之詳筆眼之公一方興起伊誰之功豈弟

神勞感祝無疆今歲非辰胡喪君子吾林蕭索考德
無地茲舉叢情敢薦洞酌有未盡敬庶賜降格

又

龜岡儒生李海祥

龜山之陽杜巷之上八士古家一鄉令望令望在公
我言非妄曰惟我公吾黨鉅匠非謂文藝最是志尚
性本精端德兼儉讓清不超絕和不流宕以是處世
焉有跌踢蚤應公車超羣高唱及退林下特設講帳
中庸一部平生自強安貧二字晚徹 註續旌以招
招 聖眷敢忘自視夫揚莫如頤養志實瞿瞿行非
涼涼一朝斂退八旬間放迨荷再 命賸得天餉齒

德爵一兼尊共仰東都近否南躔儻曠多士巷弔嗟
失倚仗矧茲龜院屢奉屨杖事敦拾遺禮勤觀鬯繼
以會文文始復張今我公歸後死焉倣逮余忝貳倍
切瞻嚮爰采沼毛兼以絮釀我來牖下敬助禮相匪
我之誠多士之愴

又

世德祠儒生李在仁

惟公溫溫其德皎皎其行兼以詞華藝苑驚騁精金
良玉其價素定早陞國庠晚被道剡始若爲兆偃而
終沉自賦遂初心存戒懼安貧樂天囁囁無慕耽劬
經籍秉燭不輟黌社文衡諸儒推席仁報不惑壽享

九莖邦有優典三品樞秩鄉稱達尊望若神仙一朝
觀化蛻濁歸真君子曰終公無所憾文函已虛墮埴
誰仗矧有大者景賢之誠先祠貶命由公倡疏雲仍
感懷奚啻世交今當卽遠緘辭薦觴伏惟尊靈鑑此
微誠

又

柏巖祠儒生金慶澈

忠賢故家挺生鴻儒雅襟冰壺大手金椎行誼文華
多士攸推早登膠庠晚託林園沉潛墳籍對越聖賢
靜坐澆究理學之門年臨耄期儀猶抑抑不屑郎潛
自來天爵望重達尊在公何憾梁木遽摧士林咸惜

鄉運蕭條斯文寥廓矇矓此世誰復先覺文章不朽
畱在珍篋顧余迷劣早荷寵光贊跋先烈感鑄私衷
一篇華袞百世信筆言念及此可堪嗚咽敢薦一觴
千古永設

又

蓮桂堂任司李淵祥

嗚呼二五之真厥初稟受世級漸下人鮮保有或奪
利誘或趨科白滔滔皆是世道堪傷允矣我公崛起
遐鄉牛木嘗美孩性未亾衆皆競婪公服脩姱衆好
蠟梔公恥毗夸貧亦安分窮不失義和而不羣同而
有異晚暮占成夫豈有無逮膺旌 招退若恟夫維

山有臺名祖棹楔遂仍其傍圖書開室與彼村秀喫
此杞菊豈止尋數而飮茶薑一心慥慥志在勉強觀
於扁楣可見其工仁者必壽人爵是從吾鄉三達惟
公是仰云胡不淑鄉里均慟惟茲蓮社杖屨所及重
陽纔過舊躅如昨桂醪芳蔬故事焉已一手之奠多
士之涕

又

鄉射堂任司鄭錫漢

繫我東都淑氣蜿蟺鴻匠碩儒間世蟬聯懿公天挺
忠孝之宅稟厥溫醇律以繩尺黽就公車首冠蓮籍
有斐文章是其餘務滔滔末俗趨利如鶩惟公宅心

只一箇是梁固怕書琬豈易皮好讀忘飢茶飯義理
華聞登剡嘉言入告將作一命肯縻高蹈斂而不施
林下見一晚暮秉燭踐履篤實有德必壽緋玉猶榮
皋席遽空章甫沾纓蓋此達尊鄉有異典府司浚筵
正歲常膳竟不慙遺鄉黨無祚從今飲射未見子羽
肆於公暇來哭祥夕靈其盱嚮鑑此洞酌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後叙

右近古懼庵先生李公文集也噫不誦其詩不讀其
書而果可以尚論古之人乎哉一不佞弱冠時拜謁公
於杜巷之精舍退而從鄉長老後竊聞其議論則益
嘗盛稱公操守踐履無愧古人而至於進而撫世措
之事務則或不無軒輊之論余亦以得於造次之間
者諒以為然及此晚暮與聞是役而始乃獲閱公筵
對說及兼陳所懷一疏則公非無意於世而嚮者軒
輊之論要未為深知公者公以山野疏逸之踪咫尺
邇英應對從容其愛民節用之對既有以稽合聖訓

上當天心而若疏中所陳申生力行之說則老成諳
熟尤合於時措之宜惟我 健陵之世卽所謂豐亨
豫大藻飾太平之時而一時賢士大夫進言於 上
者非鳧鷖之詩則卽清廟之頌闕宮之什而孰肯以
節用力行等說警效於君側者哉蓋遇治世而告
明主法當如是惜乎當日臺臣不識此意而假借繁
辟雅拜之失以尼之也疏未及上而兩次輪對生此
節拍要之儒者出世未有不如此者於公何恨哉自
是遂浩然而歸口不言當世事讀書禔躬八十年如
一日雖未嘗掛牌秉拂而有河汾教授之功一方學

者皆師事之懼庵其自號也其平生為學用功惟庵
名是顧而尋常得力處左在於安貧守拙有以自樂
是以發之為文詞者亦皆有典有則可讀可思此則
讀是集者當自得之茲不傳論而只以其進對時議
論本末反復致意而為之說如此然亦何待區區後
人之言哉於序 上聖其知之矣蓋其存於中而著
於外者自不可揜故細檀登對纔啓刻之間耳而
眷注甚摯二字華褒反曰一邊詆訾之章而及之後
之人如欲求公則其尚取遙說而熟複之也哉驪江
李鍾祥謹書

